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孔孟史志

第八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鄧
天
知
著
PDG



儒藏

目錄

目錄

仲志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一	
陋巷志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一四一	
宗聖志	(明呂兆祥撰)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二五一
宗聖志	(清曾國荃撰)	郭齊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四二三
文廟從祀弟子贊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六六三	

仲

志

明刻清修本
明·劉天和撰

周鼎重訂

《仲志》四卷，明劉天和撰，周鼎重訂，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修本。

天和字養和，麻城（今屬湖北）人。正德三年戊辰進士，出按陝西。屢遷湖州知府，多惠政。官至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謚莊襄，事蹟具《明史》本傳。

仲子即孔門高弟仲由（前五四二——前四八〇），字子路，一字季路，春秋時魯國卞（今山東泗水東）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後死於衛亂。孔子嘗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又言自有子路，惡言不入於耳。在孔門以政事著名。劉天和自序云孔門之士半產於魯，但因世事遞改，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至今襲官博士者，唯顏、曾二家，享有專祠者則僅仲、冉、閔三家而已。

是編乃天和官總督河道都御史時，以濟寧仲家淺有先賢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並及其生平行事大略，名之曰《令名志》。崇禎中，仲子裔孫于陞等復增損舊本，易以今名。又繪像列圖於卷首。清初，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鼎重訂，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書前有明崇禎間張有譽、張獻廷、王三德、李恪伯、陳伯友序跋，以及萬曆中胡瓚序、嘉靖中劉天和自序。正文共分四卷：卷一前有崇祀像及仲子小像，後將子路生平重要事蹟繪像列圖多幅，圖後附明人贊語，或一二篇，或三四篇，多用四言韻語。卷二首列子路年表，後爲姓譜、史記列傳、林墓、廟宇、欽定章服、禮儀、樂曲、歷代謚號、歷代祀典、仲氏子孫流寓、古蹟、子路實蹟、封贈奏疏及朝廷公文，以及宗子世紀。卷三收錄從元至明有關子路之廟記、祠堂記、墓記、書堂記、書院記、祭田記、碑記等。卷四雜錄宋至清初祭文以及贊、頌、論、詩、賦、謁文、對聯、墓志銘等。

是書匯集子路資料較爲全面，尤以歷代崇祀記述較詳。《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存目。



復避亂南陽。後元世祖詔求其後，乃還居橫水村。今名仲家淺，卽延就亭故里也。仲子有祠二，一在此，一在泗水之東關。此環祠而

居者，皆大宗。泗水者，朔自神廟朝，析十七代小宗之支主祀焉。舟車往來濟上，人知有仲家淺，而不知淺以予重。余自操公車以迄於今，問水者數矣，而瞻拜祠下，則自丙子督儲始。頃銜命載來，仲氏諸生于陛等以祖誌之序見屬。予辭曰：仲子道行卓然，表表傳

記何另誌爲。諸生群而偃
僂進曰、先子仕遊不一、封
謚屢膺、塋祀異方、子姓遷
處、不敢斂也。余領之、漕程
奄迫弗遑。及竣役回、始得
倚舷炙硯、九頓而序曰、夫
道之在人、也猶水之在地。
孔子大海也、及門諸賢百
川也、仲子則百川中之河、
濟湍悍勁疾、百折必東、不

至於海不休者也。孔門師
弟、水乳合而針芥投者、莫
顏子若。後世群然尊之。至
夫子於仲子、不以爲野、則
以爲嘖。問答之見於載記
者、徃徃深裁而痛抑。於是
龍門氏之傳仲子曰、聞於
道也。蘇右丞之論仲子曰、
志厲而識闇也。嗚呼。是烏
足與論仲子哉。百世以下、



聞大聖之風者莫不興起、
親炙其議論風采、何啻日
月之照臨、雷霆之震悚。一
時群弟子於其衣服飲食、
言語舉動、一一目擊心識、
是訓是行、罔敢有所異同。
春秋列侯驕蹇成習、立談
之頃、莫不虛懷折節、以國
事就正。何者、其氣已爲所
奪也。仲子以冠雄佩玃之

夫、一旦與大聖人上下其
議論、見南子則不悅、之公
山則不悅、往佛肸則不悅、
其論不爲少挫、而其氣不
爲少屈、此必非徒然者矣。
心所謂然、雖塗之人告以
有過則喜。心所謂否、雖舉
動出於大聖、而不敢依違
隱忍於其間。蓋從心之誠
然者、以求聖、決不彷彿其

近似者以爲聖也。愚謂聖門能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獨深、故鑪錘之也獨至。其餘二三子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諉之曰、非不悅子之道而已矣。噫。是豈真能悅子者耶。以言詞見聖者、沿而爲訓詁、以威儀見聖者、襲而

爲鄉愿。仲子剛心勁氣、迄今數千餘歲、浩然獨行於宇宙之間、無畦逕可沿、無肖貌可襲。後世聞風而起者、皆足以爭光日月、不隨天壤俱敝。故孔門善學、自顏子而下、惟仲子爲無弊。曾子之弘毅、孟氏之剛大、皆仲子有以起之也。予讀其書而服侃侃之論、謁其

廟而仰行行之容入其里而歷河涉濟恍然見浩浩之氣因序生平之仰止者若此至姓源爵謚丘廟饗田以及讀書問津游歷之處記讚祭誄歌咏諸篇有倫有脊犁然一家言已不啻明備矣予復何言。

肯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冬

吉旦

賜進士出身

欽差專管漕務督理糧儲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後學張有譽拜手謹撰。



仲志序

夫志者、志也、所謂千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余觀仲子之在聖門、當其語志、則曰車裘與共、是與老安少懷同一局量、不卽可以志仲氏乎。然而匪直此也、彼夫始見孔子、雄冠假服、拔劍而舞者、其初志也。及聞聖言、卽攝齊而受教焉、因使

忠以爲質、仁以爲衛、澹澹者而幾幾習之、其卽就南山之竹而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者乎。故於仲氏成一大勇、而於聖門竟成一大儒。於稽從孔子遊者、轍迹遍域中、然而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佛肸則不悅、其防衛聖道何嚴。因知跡之削也、本之伐也、非得節



然歌、訖然舞者護持之、則聖道亦岌岌矣。說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仲子衛道之功不在四子下。至末後治蒲、而吏懾其威、民服其化、亦具見有功於聖道。惟結纓一事、後世惜之。余以爲不結纓不足見仲子之忠、并不足以成仲子之勇、則仲氏所爲千

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今天下亦多故矣、室中之寇、戶外之戈、舉無寧日、誰能使有勇知方之士一起而彈壓之。倘令今之習司馬者觀射於瞿相之圃、俾仲子其人者執弓矢出延曰、奔軍之將、辱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吾恐咋舌去者半天下、寧復有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毫期稱道而不亂者、相與揚解而語乎。噫嘻。銅鞮伯華、不可再見。無有仲氏子者、若而人。安見王道之易易也。余因有感於世、特表而出之、以序仲氏志。

崇禎丁丑、陽月、長至前五日、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

泉聞、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宛陵後學張獻廷頓首拜撰。



仲志序

聖門得顏子而門人則日益親得仲子而使惡言不入于耳。嗟乎。惡言與聖門何病。聖門而得惡言。且未必皆惡言之過也。子夏居西河。使西河之人并疑夫子。然則仲子能使惡言不入于耳也。則豈徒果而已乎。語云。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仲子之果固不獨可使治其賦也。今之遊于聖門者。能使門人日益親而不入于耳。則何顏子之多而仲子之少也。試取吾仲子之圖若贊而仰止之。則仲子之爲仲子。當不在顏子下矣。因讀仲子志書于任城之屋漏處。時



崇禎壬申季夏日也。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兼濟寧等處兵巡道右叅政太丘後學王三德題。



仲志跋

今人尚論子孫者，以其一生望品，得力於秉，余亦信其歸於於秉，但其所托脈，實初未嘗指出以名人也。人謂名不狀貌，然者，平者為俗情，即棄身者，復為名相所束，二弊中人膏肓，陷焉身，猶未忘其離欺人。



耳。乃其勉強意盡利
 全。初休不失之。終不
 與。公櫻情就一。三。激昂
 意。集。敗。程。石。及。持。者。多
 年。今。試。想。其。終。始。之。記
 之。有。次。之。有。多。也。則。其。之
 神。情。當。後。有。一。點。依。然
 之。和。解。不。失。乎。乎。此。其。大
 之。事。當。名。之。曰。何。不。五。終
 乃。別。離。離。別。佩。佩。然。

解。注。今。之。國。不。離。孔。性。之
 難。也。想。仲。子。之。至。瞻。仲
 子。之。至。瞻。仲。子。之。至。瞻
 先。從。依。然。名。其。何。時。今
 出。頭。地。其。從。此。入。是。乃
 以。之。而。有。其。搖。挽。之。其
 法。歸。也。同。志。者。以。為。從
 石。仲。志。刻。其。其。哲。名。同
 流。生。名。乎。陸。未。之。其。其
 此。以。名。之。

山陰張氏居山陰

之志

安邑李恒伯氏書



仲志序

善觀聖賢者，不干跡也。而未始不干跡也。以跡或尋外貌而遺中局。不以跡，則中藏淵渥，又茫乎不得其畔。我孔子之聖極矣，而其及門弟子若子淵、若子路，皆爲杏壇高足。則其學業，恐未易以形跡盡也。濟之仲家，淺仲氏則子路後裔也。其子孫緣避兵而世家于斯，仲子因子孫而廟食于斯，已閱幾十世矣。先今治